

明從信錄

欽平知

PDG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七

秀水沈國元述

癸巳 萬曆二十一年

正月平壤大捷。我師于初四日抵肅寧館。倭酋行長遣將吉兵霸三郎、倭倭二十一人同通事張大膽來安定，聲迎沈惟敬，窺虛實。李將軍檄游擊李寧生縛之，倭猝起格鬪，止獲吉酋三輩。李將軍按寧中令一軍服栗，六日抵平壤，度地形，東南並臨江，西北山陡立，而進北壯丹臺高聳，最要三倭列拒馬地，砲以待，遣南兵試其鋒，往退，是夜倭襲李如相營，擊卻之。李將軍因部勒諸將，諭無創級，攻圍止。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跌東面，屬游擊吳惟忠，攻壯丹峰，陰取西南，以倭易麗兵，令祖承訓等偽效裝潛伏。八日黎明，破行抵城下，倭砲矢如雨，軍稍却。李將軍手戮一人。我師氣齊奮，震天，倭方輕南面為麗兵，承訓等乃卸裝露明，盛甲，倭急分兵拒堵。李將軍已督楊元等從小西門先登，李如相等隨後從大西門入，火藥並發，毒烟蔽空，方戰酣時，吳惟忠中鉛洞胸，血殷踵，猶奮呼督戰，而李將軍坐騎斃于砲，易馬馳墮，擊鼻端，出火麾兵愈進。我師無不一當百，前隊賀首後勁已踵突，舞于堞，倭遂氣奪宵遁，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殲酋宗逸、平秀忠、平鎮信，餘死千火，及從東城跳溺無算，腥聞十

里，真奇捷也。恭將李寧查大受等率精兵三千前伏江東僻路，復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乘勝追襲十九日，李如相遂奪開城，得倭級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如平安、黃海、京畿、江源、四道，並復。王歸平壤，惟咸鏡道為倭酋清正拒守，聞開城已破，則並奔王京。王京為朝鮮都會，左江源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尚，咸鏡忠清為之特角，頗據有天險，而我師既連勝，有輕敵心。二十七日去王京九十里，李將軍引泉騎二千前往踏勘，至碧蹄館，猝遇倭，國數重，李將軍督將士殊死戰，從巳至午，一金甲倭前搏李將軍急，賴指揮李有昇以死護刃數倭，竟中鈞墮，為倭支解。李如相李寧等乃益進，樺夾擊，李如梅箭中金甲倭墜馬，會楊元援兵，吹重圍入，倭遂潰，而我情銳亦多喪。天且雨，近王京平地俱稻畦，水解泥深，騎不得騁，倭背岳山面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銳自穴中出，應時斃我師乃退，駐開城。臣王錫爵謹瀝密誠，請立 東宮疏曰：方今 國家之事莫大于建儲而 皇上之美莫美于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為小臣激聒收遲，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莫可追悔已幸而

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曆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群臣不得激聒再改。于是群賢寂然，奉之如金石之堅，券契之信，而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蓋皆知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轍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敢耳。顧臣惟儲宮，謂之春宮，其禮屬之春官，其寮繫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又必在于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

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于諸司造辦器物，定十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

皇門從信錄

卷三十七

三

皇上萬一機務殷繁，檢點未暇，以至稽延日期，過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是非蜂起，道路喧譁，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爲。

皇上按歷矣。臣新從外來，相見部科諸臣，首問及此，欲再援成命以請。臣應之曰：知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朝第一苦心。一面對衆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渙汗之言。蓋以積受恩私，至深至重，但欲早明。

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効犬馬報主之忱，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于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轍，故此疏手自。

膳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

皇上一覽之後，乞卽赴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降諭，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于人謀。則臣見曉曉之徒，皆咋舌愧死，而臣一生遇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顏面于班行矣。奉

聖諭，卿公清正，直朕所倚賴。今衝寒馳驅，疾趨來京，忠勤可嘉，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

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爲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冊立之典，昨讀皇明祖訓內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尚少，倘後有出冊

皇門從信錄

卷三十七

四

東宮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違祖訓，欲立東宮，是二東宮也。故朕遲疑未決。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冊行冊立，庶上不背違祖訓，下于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論旨來行。

閣臣王錫爵復竝封疏曰：竊惟自古國家雖有立嫡不立庶之說，然實謂嫡庶竝生有子，以防擾越倫序，致啓爭端。

皇上嫡子尚未生，而世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抑臣又惟

皇上所慮，不過爲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爲易處。

晉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
玄宗取楊良媛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真宗劉皇后
取李宸妃之子爲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歷于嫡母
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遲。久以
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准今。以成日下兩全之美。
臣之愚見。以爲必如此行。萬妥萬當。且皇長子旣以
中宮爲母。卽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
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爲嫌。下則使皇貴妃
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爲嫌。而四方聞之。又皆仰服
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呼祝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
皇門從信錄

卷三十七

五

矣。臣謹遵諭。竝擬傳帖二道。以憑採擇。然尙望

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後着。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
耳奉

聖諭。朕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我
聖祖垂訓于孫。以防僭竊。名分之意。豈敢背違。祖訓。學
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真。哉。朕今擇卿所擬前論。正合朕意。
朕已批發。卿爲朕家事。贊畫費心。特諭卿知之。
禮部欽奉

聖諭。將三皇子一併暫封爲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
嫡立長。閣臣王錫爵上疏。請收回竝封。聖諭疏曰。昨者

臣歸至寓所。忽有六科給事中一齊來見。盛稱元子封
王。從來無此事體。三王竝冊。名分如何可辨。且責臣蒙
恩如此。萬里入朝。乃反爲

皇上贊成如此之疑事。粉飾如此之過舉。將來萬世誤
國之罪。皆歸于臣。繼而禮部堂官至。亦稱該司議論與科
臣紛紛上疏。將來恐又有繼踵而至者。臣之初心。本以
宗祧大計。不欲居名。故連日

皇上所諭。不傳一人。今物議朋興。聖心愈晦。不得不略
露前論。中所云背祖訓。二東宮之說。以明此舉。原出
睿謀宸斷。而諸臣愈生疑慮。以爲如此是

皇門從信錄

卷三十七

六

皇上萬萬年永無冊立之期。反不如去年前年。預懸定期。
尙有一分指望。甚而仰疑

皇上別有他意。此非臣之所忍言矣。臣聞事必期于先定。
而後可以必行。言必採于衆人。而後可以必信。今

皇上自知自信。本自洞然。而外庭洶洶如此。所以然者。一
則去年以前。原無待嫡之旨。而今忽變前說。形跡似乎
可疑。二則曾經諸臣累次陳請。甚至有以此得罪者。

皇上主持獨斷。必行之說。以勝之。而今結局止。此衆口安
能遽服。三則歷朝儲位。嫡出無幾

皇上六齡正位時。亦未嘗言待嫡也。今不法近事。而遠引

祖訓道路安得無辭此臣所以密引漢唐宋明主故事懇

皇上照此而行早定大典萬妥萬當蓋誠有慮于此也乃諸臣尚未知臣反復規勸之言謂臣奉勅即行略無爭執臣既以赤心爲主終不敢洩漏一字自逃謗責但念

皇上既稱不學他人以僞亂真何故自處于展轉可疑之地既以祖訓爲必不可守何反聽山陰王撫摩無據之言既謬許臣公清正直欲委託國事何萬里召臣席未暇暖而使臣先蒙衆口之誚必不可一日立朝臣固自慙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七

自咎痛其始之差錯有負

皇上而臣志臯臣位亦不忍見風波之再起盛美之弗彰而必望

皇上俯從初議早息衆謗者也

二十八日奉

聖諭云昨卿等反覆勸朕早行冊立之典此原是朕去歲之命有何所疑因恐背違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將三皇子暫爾竝封隨該卿再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長子先拜嫡母隨行冊立朕非不嘉其苦心但思以僞亂真非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重復爭論不知疑朕是何主意深可痛

恨卿等輔弼親臣豈不知朕心何故又爲疑阻不肯播當倘後有悔將何以處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卿等何忍見之其干國體何今諭卿等知之

與出

光祿寺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疏請冊立

上怒甚革職謫戍閩臣王錫爵特疏懇救有旨免戍

出

撫臣王繼光馳至重慶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都司

王之翰一軍軍川南錄黃平滑潭入副總兵曹希彬一軍

軍川北錄永寧緝麻入叅將郭成一軍軍川東錄安穩松

坎入三道竝進前詣婁山等關屯白石口應龍伴令黨穆

昭等約降因純苗兵據關衝殺萬弩齊發之翰軍覆餘殺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八

傷大當合繼光論罷即撤兵委棄輜重略盡黔進師協助

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白也而蜀

御史吳禮嘉劾郭成等失律

上謂本會朝廷原無意必誅大兵一至應自縛軍門請死

今御史報與本會奏辨順逆懸殊行嚴查奏毋姑息郭成

等革任立功移蜀新撫臣譚希思星馳赴任與劉承嗣同

貴州撫鎮相機征剿頃之承嗣以疾乞骸骨兩省議無堅

決詔遣兵部侍郎邢玠總督以車駕郎張國璽主事劉

一相替畫會應龍屬携黃金入燕行間爲原奏何恩執

詣茶江縣

出征播考

二月閣臣請會議 冊典不允復請 面陳冊儲事體不

報

閣臣王錫爵疏爲自省答 諭失詳聞言愧服懇乞 天

恩容令認罪改正奉

聖諭非卿懇請召對且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
諸臣紛紛疑詢不知是何人主使意欲何爲朕爲人君恥
爲臣下挾制謗祖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今卿又
有此奏若是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爲卿含忍欲商量別處
之法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
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冊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九

閣臣王錫爵請定 冊典以信初 詔疏曰茲封之 諭

臣所以不敢與群臣辨而直引爲已過亦自有說蓋連日
繙閱 祖訓委無 皇儲待嫡之條且 累朝二百年來
從無 長子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 穆廟
在世祖朝曾封爲王然封王之時壓于莊敬太子之下
並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 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
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
群臣自可無言願臣私慶過試在

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今日未
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詢之口所以然者使

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 冊立豫教之典

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去年之 命既改于今年則

又焉知今年之 命不改于他日此群臣之所以疑也

皇長子始生之時業已爲之 頒詔 覃恩而 詔書內

所稱祇承 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 皇太子之

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

嫡之意矣此 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

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 儲位以待嫡子

此群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情惟無疑則已疑心一生則

將誣及 宮闈之隱情將慮及于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

上萬萬無此而 朝著紛駁 詔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

故臣復苦勸

皇上既有此含忍之心莫若遂決此狐疑之計使 冊立

豫教一旦並行百官萬民群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

外有抄錄萬曆十年 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

票出乞

皇上細覽深思仍乞 答示一言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御札諭云朕原無疑卿但卿昨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
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
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

知之所進詔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官有出無出。希覬恩。盡惑朕意。不論細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歲中宮微有小疾。自昨冬已面朕矣。其冊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衆疑阻。出文肅奏章

或言並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一時大開而止。太倉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出小

閣臣再請定冊典。以息群疑。疏略曰。先是冊儲議興。人之初疑。

皇上謂不欲以恭妃壓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一

故臣直任以爲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茲待嫡。命下。則人更從于嫡字起疑。儲宮一日不定。聖心一日不明也。聖心一日不明。人言一日不息也。故臣爲

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冊立以懼之。因其愧而處之。何人復敢爲疑悔。敢爲黨附。至于覃恩之典。請一切

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爲希冀。敢爲惑者。至于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傳。則自來所未聞。

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諭禮官。從隆具儀。上請庶可以

少安人心矣。奉

上諭云。豫教還候自行。出文肅奏章時諜者言。王京倭二十萬。且聲關白。楊帆入犯。經略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

上益發餉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李將軍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衆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扼大同江。接餉道。李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而身自東西調度。聞倭將平秀嘉據龍山倉。積粟可數十萬。密令查

大受選死士從間道縱火焚蕩殆盡。東征考倭乏食。

禮部郎中陳泰來降。極邊雜職賈巖薛敷教于孔兼顧允成。張納陞降三級。請外任。皆以攻訐輔臣故也。出部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二

東師議款。初我師捷平壤。鋒銳甚。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麗兵亦報獲級。不復問款。及碧蹄敗。明氣大索。久頓師

絕域。海氣蒸濕。瘟疫盛作。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散放議始用。而倭勢糧盡。衆生惡瘴。聞我師發虎蹲等炮。及戰

車列江上。聲日張。其酋行長亦懲平壤之敗。有歸志。惟故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經略

既得請于朝。赦不窮追。且得倭報。惟散書乃益令游擊周弘謨。全惟敬往。諭倭獻王京。送王子。如約。縱歸。俟果于

四月十八日。棄王京。遁。李將軍與經略以翌日入所。餘米尙四萬餘包。窮豈稱是因以大兵臨漢江尾。倭後計乘間

擊情歸而優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帥
兵五千趨尙州烏嶺烏嶺廣旦七二餘里懸崖鑿削中通
一道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倭尙拒險而別將查大
受祖承訓等繇間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倭大驚前移釜山
浦築居屯種爲久戍計我師乃張疑兵分遣劉綎祖承訓
策屯大丘忠州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時倭
已去王京漢江以南千有餘里朝鮮故土奄然還定兵料
右給事中侯慶遠謂我與倭何憾爲屬國勤數道之師以
力爭平壤以權收王京罕兩都授之存亡與滅義聲赫海
外矣全師而歸所獲實多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三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師自守我各鎮兵又疲海外
以次撤歸經略疏稱釜山阻瀕南海猶朝鮮境有如倭覘
我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考與國朝鮮幅輳
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從正北長白山發脉南跨全羅
界向西南止日本對馬諸島偏在東南釜山對倭船止一
抵釜山嶺不能越全羅至西海蓋全羅地界直吐正南迤
西與中朝對峙而東保劍達與日本隔絕不通海道者
以有朝鮮也關白之圖朝鮮意實在中國我救朝鮮非鄉
鄰關比朝鮮固則東保衛遼東無虞京師罕于泰山矣
日撥兵協定爲第一策即議撤宜少需時日俟倭盡歸

留防戍部覆南兵暫留分布朝鮮量簡精兵三千善後餘
益撤如前議

東從

閣臣王錫爵疏曰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聖

明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
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污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
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太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亦
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修相重而後論說
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君父視外廷
之論奏如賈豎之爭言固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
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謨論亦將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四

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與爭與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
歧恐因水火之爭至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
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于相伺名望損于相詆即使一彼
一勝一負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于一兩
持終于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
上有所處分而勢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爭執而上
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
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恥上下相
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

譬之石然。出于火而即沃之以水。則其質變。而色亦變。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于相矯。成于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卽爲不平。彼旣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睹。其效人數更而難測。其成敗事不修。紀綱不振。皆始于此。今日尚已成極重難返。旣不當激之過。類又不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勸劾宜審。向者

皇上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爲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盈廷者。第以其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則雖盈廷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卽行。當止卽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題覆。列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爲益。而妄言置之。不爲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低昂之間。實相爲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爲鄉有鄉評。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必于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五

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于孔氏之說。就言論。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爲而言。自公。朝開會受之途。則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得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必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中。蓋多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或一斥不復。朝廷旣不盡得其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爲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湮之愈濁。不若盡捐前件。以大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鑒。忘我而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六

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朝廷用舍。多憑舉劾。任已測耳。且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流。比年以來。幾于朝無完人。人無先行言者。以爲必有辨者。以爲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爲調停量處。若其事果虛。則是近在筆轂。倘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旣聞于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勸懲不立。人才缺乏。雅用不敷。弊率繇此。請論廷臣以後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勘。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彼言者虛實。旣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勸劾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

亦敢聞于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都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卽上有所問。何以爲對。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典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間有未是。臣等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卽休。言有同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七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八

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委之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凡自處于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之理亂。當責之于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卽當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舍人。而從理。此外曉曉。何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

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維。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隕。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于遠嚴。威顏達于咫尺。雖銓閣之下。卽同外臣。有何機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禍隱憂。難以言悉。卽

皇上神聖獨斷。群下莫敢窺。然以此爲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

乘不報而疑。聞臣處見輕見疑之勞日稟稟救過不給。安能展布四體以佐聖政萬分一哉。伏望

皇上勤批荅以明聖斷。平喜怒以調群情。時御朝講

以圖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隆旨。以盡款

款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

其慢。惟

皇上少加意于臣言。臣于前月中已進有召見一揭。方

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

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

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十九

以一政體者也。出文肅奏章

閣臣請進講詩經孝經

雲南御史薛繼茂條陳緬夷方略。及請釋繫臣李材。

上命釋之。海內稱頌。

六月沈惟敬歸自釜山。同倭酋小西飛彈守來請款。而倭

隨犯咸安晉州。逼全羅。聲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為界。

李將軍討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李平胡查大

受扼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川。已倭果分犯

我師。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倭聚釜山。原待

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逞。無故請貢。非人情。今猝犯晉州。

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遼鎮都御史趙燿亦請款貢不可

輕許。會七月十九日。倭從釜山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

而我師久暴露。一聞撤勢難久踞。經略乃請留戍全羅慶

尚云。全慶二道在該國極南。慶讓稍東。全羅稍西。朝鮮稱

曰二南。此倭犯必繇之路。為該國門戶。以眎土京平壤則

堂奧也。兩道守則朝鮮安。而東保薊遼舉安。金山遙接對

馬。倭可乘舟復犯。亦宜區處。議留劉綎川兵五千。吳惟忠

略尚志。南兵二千六百。合薊遼共萬六千人。聽劉綎分布

慶尚之大丘。慶州全羅之南原。雲峰諸路。仍咨國王募武

健赴。綎訓練全羅諸道產炭鐵。宜教演火砲。併及時築壘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二十

滑溝。扼險其世子也。海君瑄頗英發。諭令居全慶間督師

劉綎特加禦倭總兵銜。吳惟忠等並聽調度。各兵計餉月

五萬。金朝鮮瘡痍未復。得量給不鞋費。更請乘小西飛乞

貢。緩期數月。延至春汛後。留戍已定。規進止。而本兵謂留

兵萬六千。復轉餉非笑。劉綎已備倭副總兵。量加府衛。即

部川兵五千。倡該國訓練。各餉稍節。縮責以供辦。或慮行

長尚未歸巢。量益吳惟忠等。南北各兵待行長歸。議撤遼

策後多許。每陳兵難盡撤狀。陰事。款。而諱言。款。局奏揭前。
後異同。終無堅決。東征考

七月星變。群臣上疏請。

上出御朝講時。彗星漸近紫微垣。紫微垣者。于象爲君子。
地爲藏神布政之所。故開部力請。

上于視。朝臨政之外。慎起居于宮闈。緩督責于左。

右。寡嗜欲。以防疾散積聚。以廣惠。乃爲修省之實。而可默。

慰上天垂戒之心矣。出報

閣臣王錫爵等請發宸翰。免口傳疏曰。臣等前因雨後。

新涼。特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二十一

皇上臨朝受賀。黃得一觀。天顏以慰犬馬戀主之願。

故聞聖躬偶爾感暑。尚在靜攝。力雖未能遽出。而心實。

不忘下交。臣等念切瞻依。情深愛戴。敢不仰體。

皇上謹疾之意。而尤日冀暑退涼生。玉體康豫。自有親。

炙。耿光之目也。臣等竊因此願有請焉。臣聞天地交則。

萬物生。上下交則萬事成。臣等謬蒙。

皇上股肱心膂之託。原與外廷群臣不同。必須精神常相。

流通。然後事務得以展布。今。

皇上口傳御批。開常頒出。然所頒者十不二三。是上意。

未盡下宜也。臣等露章密揭。亦有敷陳。然所陳者十無六。

七。是下情未盡。上達也。臣請今後。

皇上凡有宣諭。更不須從中口傳。願。

皇上親灑宸翰。隨意數行。俯示臣等。容臣等即時據實條。

奏。以俟。聖裁。臣等凡有所聞。亦不必具章奏。容臣等隨。

事直陳。簡明數語。便達御前。仍望聖斷。即時信筆批。

出。以便遵行。此亦聯屬泰交之一機也。况臣等每見。

皇上御筆發出。捧誦欣玩。天語精當。出口成章。宸翰。

遒勁。信手稱妙。中間卽有塗改增竄。愈益見注思之詳密。

用筆之變化。乃近來往往有蠅頭細書。親自揮灑。而反托。

之臣下。賤真不惟暴殄手札。抑且朦朧獨斷。使外廷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二十一

臣盡以爲臣等之潤色。與左右之詐傳。以致明旨不信。

朝廷益輕。深可惜也。竊考先朝故事。太祖高皇帝與。

世宗肅皇帝。齋居決事。常信筆疊疊數十百言。比時近臣。

卽逐款手書復奏。君臣上下之間。眞若家人父子。是以。

官府無壅。而治化光明。有繇然矣。方今朝事紛紜。人情。

觀望。臣等既未得朝夕望見天顏。因感聖諭。倦倦春。

念。臣等之心。附效愚忠。如此。奏草

皇帝敕諭內外羣臣。頃者。皇天垂戒。災異洊臻。孽火飛。
流。河水橫溢。漕舟損于颶風。禾稼傷于霖雨。至于彗星之。
變。尤屬非常。朕仰承天心仁愛。且感且懼。已齋居思過。

及已責躬兼勅大小臣工痛加修省外猶恐窮簷漏屋之

下邊方並微之外耳下邊方並微之外耳天和是用痛心疾首申諭爾等朕

念頻年以來各處民窮財盡雖絲兵餉增加供億煩費亦

多因有司官不勤撫字恣意貪漁或煩詞訟以利贖錢或

重稱收以取餘美甚或積逋之稅已蠲而復征寬恤之旨

屢下而終格以頑梗為精采以刻勵為風茲投得者市直

以文姦閭茸者偷安而苟祿凡此數條雖罪有重輕同為

民害而撫按官或偏信毀譽專任愛憎捷給鑽刺者登于

薦書悃悃無華者列為下考勸懲倒置吏治何繇得清今

後但以小民得所為有司之賢否以有司得職為撫按官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之賢否其不恤民瘼無益地方者即時議處奸貪不法酷

虐害民者叅奏拏問如有真心寔政德惠及民者即寔據

特薦以憑優異至若有災地方倍宜軫念責成司道課督

守令躬自鑒勘一應獨賑事宜作速詳議奏聞不許苟且

塞責又朕往歲勅督撫官條上各邊優恤事宜今餘一年

何故寂然無聞有事則動至張皇無事即不行體恤恩威

並損何以使人且國家養兵原自優厚只因官不恤將將

不恤兵或指借公費扣減多端或給散不時銀數短少貪

將竊以為利各兵借以為名追惟亂源豈獨在下今後着

督撫等官痛澗風弊顯立科條散銀給餉定為時日不得

頃刻那移公禮私費一切裁省不得絲毫扣減此外如有

呼噪倡亂者斷當明正典刑不得過為姑息其舉劾將官

亦須加意體訪必慎必公無得輕忽武弁慎意顛倒使將

官不知自愛以隳軍政朕又念東征將士荷戈異邦三伏

炎蒸重以陰雨直以恤小禦暴不得不然其在朕心能無

惻惻前經略所報將士斬獲功勞已著該部記着候旋師

陞賞外其發去銀兩不知各兵果否得沾實惠日給糧餉

不知有無足用及該大兵所過地方民間不至騷擾否穀

價不至騰貴否都要着實查勘以聞爾部院大臣各有安

攘之責其益務同心體國幸屬奉公表用循良斥逐苛墨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指處兵餉計安軍民無以浮辭亂真才無以虛文先寔政

務為國家任事任怨以副朕畏天圖治至意欽哉故諭

八月萬壽聖節請受朝賀不報

我師竟渡江歸各鎮已得

上諭本兵官許封不許貢經略乃遣沈惟敬復入倭營促

謝表急圖完局及部再議併撤吳惟忠等兵止留劉綎益

掣肘遂與李如松並取回以總督侍郎顧養謙代矣

十一月十九日

上御煖閣中召閣臣王錫爵至錫爵叩頭言錫爵久離

皇上左右欽蒙聖恩累次差官降諭致趣至京又蒙

皇上左右欽蒙聖恩累次差官降諭致趣至京又蒙

皇上左右欽蒙聖恩累次差官降諭致趣至京又蒙

欽賜銀兩服色等物。恩眷非常。臣不勝感戴。再叩頭奏。今日又蒙 獨賜召對。臣仰見

皇上聖容充粹。聖體康寧。真萬萬年。宗社無疆之福。臣又不勝欣喜。再叩頭賀畢。

上諭曰。卿爲國遠來。辛苦朕心甚。是喜悅。臣對曰。臣受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粉骨碎身。尚不能補報。何況區區奔走之勞。

上又諭卿扶母來京。可謂忠孝兩全。臣又叩頭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虧。且如

皇上召臣本付托以 國家之事。目今外邊諸務。雖漸有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三五

頭緒。苦于 朝廷之上。議論日繁。止因 冊立一事不定。

生出無數疑心。使

皇上受了無數煩惱。臣因此不甘。所以連進密揭。力勸

皇上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久定。遲早總則一般。豈爲人言動搖。臣對 聖

意豈有不定。臣等亦豈有不知。但外人見無消息。止不住

胡言亂嚷。臣竊痛

皇上有何不明之心。難決之事。平白受人這等閒氣。

上曰。朕知道了。恐後中官有生。却怎麼處。臣又對。這事數年之前。說起猶可。今 皇長子年至十三歲。待到何時。況

且自古至今。豈有人家子弟十三歲不讀書之理。何況皇子。

上曰。朕知道了。朕子明年該長髮之期。卿所奏洞悉苦心。臣又奏。臣今日見了

皇上不知再見何時。伏望

皇上念臣之苦。三思臣言。將此事作速早斷。不必待冬至之後。禮部禮科再請。連臣等二三閣臣。亦若不與其事者。省了多少煩惱。自此之後。更望

皇上時出御朝。頻召臣等商量政事。天下幸甚。

上曰。朕也要與先生每常相見。不料朕體不時動火。臣對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三五

動火原是小疾。止望

皇上清心寡慾。保養 聖躬萬安。以遂羣臣願見之望。卽

如今日 聖駕一出。滿朝歡呼。可見勤政視朝。是治安急

務。言畢。聖駕欲起。又叩頭而出。王文肅集

閣臣王錫爵謝 允豫教分別長幼。疏曰。今日文書官杜

茂齋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閣。諭臣曰。前者朕以卿面見。苦請豫

教。冊立朕已親允。况今春有旨。少俟待嫡。且朕不老。又無

重疾。既卿屢揭懇請。其冊立還少候。旨行。且着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皇長子皇三子其齡歲相等。今欲一

併行出閣禮還先後行出閣禮卿可詳擬來說欽此臣今日正以長至節後恐中旨不出羣疑又與方與同官臣志阜臣位商量表白聖心支吾外議之策忽奉手諭相與握手叩頭握讀再四不勝欣感不勝榮藉臣伏自惟匹夫之誠止知爲主疚熱無他奇見可以安社稷定危疑者乃

皇上始終哀臣之苦請而特爲慨許豫教少安人心臣之前疏所謂眞聖主眞仁主眞英主不特臣等頌之而天下萬世亦將頌之矣其冊立一節不徒曰候旨而曰少候可見候亦不久臣等自可計日而待本不敢再有煩聒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二十七

惟是聖諭所云且朕不老又無重疾以此爲詞乃似一向遲疑之故所嫌專在于此臣不得不一剖明之夫今日臣等之所以直吐忠臆毫無忌諱者正謂

皇上春秋鼎盛氣體強旺且將十年千萬與天長久而不必拘此世俗之嫌也漢文帝踐祚之初年而其臣即曰子啓最長請建爲太子此豈老而有重疾者乎祖宗列聖冊立皇子多不過數齡此豈亦爲身之老疾而遽爲不可知之慮乎蓋趣聞趣早趣宮中吉祥歡喜不須迴避之時故臣下可以進言而人心亦有所維繫也幸

皇上勿以爲疑亦幸勿再泥待嫡之旨久虛儲貳之位以

解衆心之疑其皇長子皇三子一併出閣自

皇上而言有子而均愛之均教之固慈父一體之念然自外廷而觀皇長子明年十三歲皇三子明年九歲而後相去四年豈得謂之相等大抵皇子生十歲而入學乃適中之制今在皇長子則太遲在皇三子則又早以事體言早固勝遲而以形迹言則以皇長子之太遲形皇三子之太早先後緩急之間一不慎而聖心又晦矣記得臣昔年于毓德宮竝見兩皇子時皇長子之年

正同今日皇三子之年

皇上當其時憐皇長子之弱而未許出閣矣則何以今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三十一

日遣信皇三子之強而欲其早出乎且此舉本爲安人心之計有如人心更于遲早生議論而不安一場好事更不得分曉此臣錫爵所以不敢主張竝出之議而臣志皇臣位亦斷以爲皇三子決該少遲一二年原無妨于蒙養而且使事有次第可以從容舉行人知聖心可以安靜不擾此必然之便計而

皇上萬無可疑者也其一應出閣典禮事關重大容俟

勅諭到部即當會同部臣考古證今及祖宗成法上

請奉

聖旨朕昨覽卿所奏已知道了且朕之言老疾並非疑于

卿等思今古人心殊異義利之心不同難以古證其勃
前卿可撰擬來看諭卿知之

附閣臣王錫爵擬勅諭

皇長子冊立一事久已斷自朕心但以方在壯年不妨待
嫡稍緩今欲于明春先行出閣講學之禮其皇三子少待
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卽此爲定爾部裏更傳諭各衙門如
勅奉行不許又來激擾其一應禮儀着臨期酌議來看
十二月閣臣王錫爵等請 皇長子先行冠禮疏曰臣等
今日檢得閣中舊藉始知 累朝皇子出閣必先行冠禮
以便接見講官其題 請又必先自閣臣擬 旨傳下禮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二十九

部方可據以奉行卽今 皇長子殿下講讀之期擇在明
春二月初四日則冠禮例該于一月半之前舉行若不預
行傳示恐該用冠服儀物等項臨時造辦不前合行題
請伏乞 聖裁奉

聖諭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朕意亦慮皇長子出閣未行
冠禮着甚冠服以見講官欲待明春正月申詢于卿等今
卿等奏求甚合朕意朕查大明典禮東宮與王衰冕皮弁
二服冠則皆同其服制異今欲行冠禮儀從何行朕意欲
皆着常服出講待冊立後再行加冠禮未遲諭卿等知欽
此 文憲 奏

閣臣王錫爵催請出閣 傳諭疏曰今日又蒙 賜手札

諭臣等曰朕覽卿等所奏已知道了且買辦一節此疏乃
朕親自刪裁過的出講在外雖則簡約在內各衙門造具
所用器皿物件及其備用等項所費不少如若該部科言
其過費出講少候二三年與冊立一併舉行庶可省費諭
卿等知欽此臣等伏讀後當卽封還該科使其傳諭該部
一體奉行蓋自古朝廷舉行大事者自當不惜小費而人
臣將順大美者亦自不必固爭小節此政體當然亦進言
之體當然也昨該臣等因事納忠自

皇上而言但見以爲饒舌正不知自臣等而言乃一力護

皇明從信錄

三十

皇上之深惟恐部科諸臣之有言也蓋臣等昨于下午出
閣之後部臣楊俊民等科臣王德完等一齊見臣等于朝
房商量此事在部臣則謂兩日查徧舊案並不見有出閣
買金玉之事卽據

皇上冊立後出閣亦無此項錢糧疑爲內臣開寫之誤此
以事言者也在此科臣則謂 皇長子養正之初正宜示之
以儉豈可使未親聖賢而先親貨寶未講書籍而先講服
玩此以理言者也此兩言者臣等已經苦口折之大約謂
天子之子與庶人微賤不同 宮禁之費與外家寒餒不
同卽今 聖諭中所云臣等已先爲

皇上言之矣。大臣等之外爲

皇上振當日。舌如此。則安得不內爲

皇上領吐磨心。以求君臣之雨。全公私之易處乎。且今

國用至于空虛之極。民生至于困窮之極。邊費至于浩繁

之極。人情至于思亂之極。其不可一事輕舉。以擾民一毫

浮費以虧國帑。聖明歷歷所洞照者。姑且未論。卽如

近日出閣。命下朝士。已有喧傳。聖心原無意舉行。而

他日必將別生事端。要行改悔者。臣等造次聞之。不覺爲

血噴。十日髮衝于冠。以爲人臣疑謗君父。至此。夾當墮阿

鼻。拔舌之刑。而今聖諭忽出。少俟後舉省費之說。使堯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三十一

皇上不計也。伏望俯採愚忠。亟先下昨擬常服出講之

旨。以絕人疑。其買辦一節。或別勅該監示裁省之數。或

明諭部臣。卽此就當將來冊立錢糧。令其從容辦納。庶

國計可以支吾。人情不甚驚擾矣。

閣臣王錫爵請寬言官疏曰。今日忽又見刑科給事中葉

繼美之疏奉

聖旨。葉繼美這畜。蔓詞旁引。黨教同類。好生可惡。孫繼有

着革職。爲民不許朦朧推用。譚一召。安希范着錦衣衛

差的當官較扭解來京究問。葉繼美姑且罰俸一年。吏部

知道。欽此。臣等讀之不覺汗流滿背。涕下沾衣。不知

皇上何以發怒至此。竊詳繼美疏意。明稱

皇上英明。稱斷事裁決。且深憫臣等焦心勞思。言仲

於卽此四言。顯是爲

皇上與臣等解紛。乃近來所未見之公論也。其所以欲寬

小臣者。乃專是欲安輔臣。所以欲安輔臣者。乃專是敷演

皇上休容雅量之旨。初非謂三臣之言爲是。今赫然動

雷霆之怒。既重罰繼美。仍將孫繼有加重處分。而譚一召

等。至于左官拿問。自

皇上而言。固以爲信任臣等之意。益專益隆。而自臣言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七

三十二

乃三。臣等。致怒。孫臣。朝廷之上。與大獄。孫臣。萬世之下。

以爲排擠直臣。蔽塞言路。皆孫臣等。且益危。益苦。益窘。

益懼。而斷乎無一日立朝之望。一刻安身之所矣。且扭

解重典。自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來惟有官吏犯賊邊。臣失事之甚。始

問一行之。今忽爲臣等當歲除燕喜之時。發此異常迅急

之怒。卽諸臣不足惜。而臣等見上天疾威。父母震怒。

如此。魂飛魄散。心戰口呆。今夕何忍。復對父母妻子。飲食

宴樂也。目今嚴旨一出。臣下奉行。急如星火。臣等方亦

當免冠徒跣。而待罪。豈敢更爲外人伸解。但念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